

OCT 27 1945

號九九九八第字警記登郵政內
紙聞新類一第冊編號特政郵華中
號一九八第册執局理管政郵華中

新資料

印編處聞新國美 號出日十二月十年五國九一
期三十六第字總

今日目錄

日本舊秩序解剖
日境美佔領軍生活
日本的鑛產資源

遠東地平線

★像造頭巨★

蒙古人民共和國
菲律賓的前途
杜魯門的性格和生活
阿特里是怎樣的一個人
史達林委員長
美國的童工問題
殺苗奇樂—斯屈內普安美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當查檢府政國中地當由交費自須者稿本傳流或登刊欲凡
。務務之發調或檢由明註無則時用刊五；任責之察檢局

日本舊秩序解剖

黑龍會和「奉公」制度根深蒂固

偽裝自由主義者運動盟軍撤離

美·克拉克原著

譯自紐約時報週刊

日本並未解體

有一個美國人在東京最熱鬧的街市「銀座」行走，聽見兩個年青的日本海軍軍官在談話。

「美國人現在爬到頭上來了」，一個說，「但是這種情形不會持久。」

新加坡的日本總督在到柔佛的時候說，「我們會在二十年之內回來。」

有一家日本報紙甚至說，現在原子彈已經出現了，日本幸虧沒有一支陸軍或海軍，讓報又說，

原子彈的祕密遲早總要公開。」

這似乎是幻想，不過誰又能夠保證在隔了多少年之後，又一次像龜不能使整個龜殼完全破裂，

像珍珠港之役美國艦隊大部份喪失作用那樣呢？因為日本不像德國，它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並沒有解

體。日本的有形力量雖已崩潰，其意志力量和组织却甚至絲毫未受損失。軍閥和有關係子在日皇掩

護之下，仍在設法鞏固勢力。

目前日本的大問題是在裕仁統治之下，自由主義的制度能否建立。舊日的秩序目前正寄其希望於對於日本人民的精神控制，有組織的「思想控制」制度，保存武器軍備在時機成熟時取得國內的控制地位，戰勝者不破壞其根深蒂固的社會和宗教制度等。最要緊的是，舊秩序的存在必須依賴戰勝者的淡漠或健忘。

新聞資料

九三三

舊秩序的核心

讓我們先指出這一舊秩序的核心所在。其中包括有組織鬆懈而向來控制着陸軍的長州系以及控制海軍的薩摩系。其領袖近年來有東條英機（陸軍），鈴木實太郎（海軍）向次郎（陸軍），豐田貞次郎（海軍）等。不過他們並不是宗族的結合，因此他們的姓名並沒有什麼意義。他們在幾百年來的日本歷史中已建立根深蒂固的勢力，控制着整個日本，正如自從九十二年前薩長少將逼迫日本開關通商以來，日本經歷過四次戰爭，軍人的地位高於一切那樣。

日本首相東久瀨宮稔彥王（現在辭職）在官邸中已稱為這一集團辯護，他在議會中說，日本並沒有特殊的戰爭罪，而應該「大家懺悔」。我們應該曉得，他說的懺悔，並不是指為挑動戰爭而懺悔，而是為戰敗而懺悔。像鈴木之流可以說，「我的兒子已經在當神風特攻隊員的時候死掉了。我已經付出戰爭的代價。」

在維持舊秩序的努力中，有兩項重要的政治因素。一個是黑龍會，另一個是「奉公」。過去黑龍會的主要目標是使日本統治亞洲，現在的目的則為保持舊日的日本，而不管其在外表上暫時需要何種變化。該會近年來曾經贈送過首相及大小官員多人。會員人數據說有四五十萬人，不過其同情者遠超過這個數目。它在日本的威脅性很大，在戰爭期間為了理想而入獄的少數日本自由黨人都通知他們的朋友不要來探監，以免為黑龍會當作注意的對象。

舉日本為例，美國人或他國盟國人士講說的已經不多，說得流利的是風毛麟角。黑龍會會員除了暗殺和秘密通訊方法之外，還有他們本身的語言，外國人要破壞他們的組織，其困難實不難想見。

嚴密的「奉公」制度

但是黑龍會和「奉公」（即黑甲制度）比較起來，又還遜一籌，這一制度源於德川幕府（一六〇三——一八六七）時代，現在已根深蒂固，使得每一個日本人都受其他日本人的監視，但是被告者却不會聽得告發他的是誰，而只能怨恨於幕府。在這種制度之下，思想控制已成為事實，尤其是日本進使滿洲，發動其征服世界計劃之後的十五年來為然。

日本人民所以這樣馴服，也可以用這一點來解釋。「奉公」最初是一種制度，即每十人中有一人犯法，十人都要連坐，十人犯法，百人連坐，這樣一直連保到五萬人為止。最初是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其餘的人都要對當局負責，目前却每一個人都成了警察局的耳目。這種制度已經造成一種倫理觀念，認為告發他人的秘密是一種義務，而不是一種不名譽的事，而且認為人的思想比行動重要，因為思想是行動的主因。

「奉公」這種制度並不是人人都聽得的。事實上它比日本的地下工廠更難發現。但是日本當局深恐機密為人讀破，因此故意避重就輕，宣佈這種組織的一部份，說這是一種「隣里」集團，其作用為照料出征軍人家屬，處理食物的定量分配等等。

如果你對於之的效率有所懷疑的話，我們便可以拿一些數字來證明，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口為六九·二五四·〇〇〇人，警察只有六六·四七六人，犯罪

新聞資料啟事

本處近以總處遷滬及工作人員陸續調往滬平粵漢諸地關係，滬處工作範圍逐漸緊縮。本處發行之總字新聞資料決定自第六十五期（十一月三日出版）起改由上海本處編輯出版。至原有各寄戶仍照常供應，敬祈注意為荷。

第一、內閣。九三三起，海軍因被隱匿而有一。五四三。三〇九人被捕。選舉以來，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發生以來，日本人民都曉得他們只要有任何「不正」的思想，便會被帶到警察局裏去，受刑和招供。你可以在日本建立起最民主的形式如議會，自由主義的政黨，勞工黨等等，却不一定能使「憲法」制度遭受絲毫影響。

日本最後的一張牌

日本即令暫時削減軍人階級，解散陸軍和海軍，軍人仍可倚恃這種秘密組織，維持以神道及武士道教條為基礎的清一色思想。自從裕華少將打開日本的門戶以來，日本雖然效法英國的君主立憲辦法，建立一種政府制度，設立了上下兩院的國會，造成極大的商人階級和世界其餘各國保持密切接觸，並且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水準，派出許多學生到外國大學和專科學校去留學，可是日本的社會制度却沒有絲毫改變。軍閥現在正持有一項信念，便是其他國家內政爭和佔領軍思家之必將使盟國佔領日本的工作很快結束，未能使日本發生根本變革。

舊秩序已經露出馬脚來了。日本政府控制下的日本時報說，「我們很高興看見軍人下台，但是如果我們必須有一個軍人政府，那當可要本國的也不要外國的。」

德國崩潰之後，簡直沒有一人自認為納粹，大多數人都說自己反會納粹。日本在盟軍登陸之前，實際上並沒有崩潰，但是其所謂「自由主義者」已經突然出現，表示他們對於軍人統治終結的欣慰。這些人都沒有入過獄，根本不像曾為信仰而死的樣子。他們都曾在「威力脅迫」之下，和軍閥合作。目前在私人接觸和報紙消息中已有充分證據證明日本正有一種運動以「自由主義」者出面，設法使美國軍隊早日離開日本。這種運動必有達到最高峯之一日。

事實是目前的日本人民有百分之九十都不曉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麼。聽見民主主義這個名辭的日本人都把它和共產主義混淆不清，並且因此聯想到日本人所痛恨的無政府狀態和混亂。但是如果日本人能以「實行」民主政治為代價，使外國軍隊早日離境的話，他們一定是願意付出這種代價的。

我們應該記得在某一天上午九時，日本電台還在申述勝利的必然性。後來各鄉村的牆上都貼出通告說，天皇將向其臣民講話。到了下午一時，許多日本人民都恭敬地跪在無線電收音機旁邊，在歷史上首次聽見他們天皇的聲音，宣讀關於戰爭結束的敕書。許多人民都因各種不同的感觸，致於掩面泣下。

日本人民雖然曉得戰局不利，却已準備焦土作戰。世界上也許不會有其他任何地方會發生這種突然的轉變而讓人民一發接受。其原因日本人民都相信天皇是神，神的命令是不能違抗的。

日人思想的再教育問題

這種情形已經我們帶來一項問題，便是在這些天照大神的子孫君臨日本的情況下，是否可以產生一項制度，消滅再度發生戰爭的危險，改變日本人民的思想。我們並不是在日本造成一種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便算數，而必須確保它不會像一九一八年以後的德國那樣，並且使它加入和諧的國際社會。

要改變日本人民的思想，施行管制以後經由報紙，電影和無線電施行教育，將極端重要。懲罰戰爭罪犯也屬必需，讓日本人曉得其他國家對於他們的行動，持一種什麼態度。我們可利用日本前日用以維持政治或宗教制度的機構，傳播新思想，使日本人民能夠接受。

大部份日本人似乎都不曉得他們的軍隊對待戰俘的暴行。如果他們曉得全部事實的話，極可能認為他們本國的戰爭罪犯應該殺頭，或受其他懲處。日本人民如果能夠團結一致，在英軍全力支持

之爭，惟此一種運動，馬尼拉會場可以消滅。

日皇在再教育中的地位

我們還有一張牌，便是日皇裕仁。他通常處於超越政爭的一種神妙統治地位。但是不管你是否高興，他却是絕對的權威，他決定投降之後，誰也不敢提出反對。他可以利用他的言論改變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目標，運用權力施行改革，一直改革到最基層的「奉公」制度為止，他可親實實際領導而非單純的傀儡。



戰前日本有一個人數極衆的商業銀行階級。現在這一階級中有許多人都說，他們從來也不喜歡軍人統治，現在這種統治結束了，他們都很高興。他們未能防止這次戰爭的發生，但是却比其他任何日本人更希望世界的安寧以及平時貿易的恢復。如果他們準備採取行動的話，必能協力使將來的新日本不會滿腔怨憤，或者再度發動侵略戰爭。

我們因為已經接受了日益以及現行情勢，因此也許是德意阿墨的決定那樣，利用日本當局來統治日本比較得策，因為我們如果自行設立一個龐大的民政機構，結果可能招致日本人民的怨恨而不發生效果。我們現在必須把握現有的情勢。

許多人因為麥克阿瑟元帥不採取行動而感不滿，但是大家應該記得，在十月二十日之前，我們無法完成佔領工作，日本國內的陸軍也沒有完成解除武裝。這種情勢在世界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的行動不能不慎重籌謀。

哥倫比亞近訊

據聯合國勞工新聞所透露消息：哥倫比亞政局，危機日益嚴重。洛西斯組織長槍會，陰謀武裝叛亂，企圖奪取政權。總統阿爾芬索·洛比茲和前總統達爾阿。埃長坎亞由于自由黨內部分裂，及左翼份子與親長槍會的組織公開對武裝叛亂的威脅下，業已辭去職務。哥倫比亞工人，在哥倫比亞工人聯盟的領導下，團結成強大力量，抵抗法西斯的新威脅。爲了完成這種任務，「哥倫比亞工人聯盟」提出十項綱領：（一）民主主義者和工人羣衆團結起來保護哥倫比亞的民主政治，（二）以嚴厲的方法反對長槍會黨人的陰謀，（三）成立全國團結的聯合內閣，（四）廢制一切法西斯的輿論，（五）迅速將哥倫比亞教師團體護下的外國長槍會黨人驅逐出境，（六）訓練職工會工人，防止內戰威脅，（七）工人代表應參加國防會議，（八）用一切方法防止阿根廷法西斯侵入，（九）立即和佛朗哥政府斷絕關係，（十）從政府機構中將一切親法西斯份子和反對工人的份子，完全清除出去。

日境美佔領軍生活

巴羅特原著
譯自紐約時報

日本投降已經六星期了，關於美國佔領軍在日本的生活情況，現在已有充分資料，可作比較詳盡的描述。

我剛到隨第八軍長艾契貝德二級上將，在本州中區完成三日的巡遊，視察第十一空運師，第七步兵師等十幾個單位的部隊，所經過的府縣首城，小鎮和鄉村雖然只是日本的一部份，但是當地美國佔領軍的生活情況必然和其他區域相去不遠。

美國軍隊都住在學校，軍需工廠，公共建築和舊日本陸海空軍的營房裏面。按照盟方的規定，佔領軍為了本身的便利和舒適起見，可以徵用任何設備。

最好的住所往往是工廠，因為廠方大多有供給工人食宿的設備，甚至自辦學校。最壞的住所是日本舊日的陸軍兵營，因為日本陸軍的衛生觀念和我們有很大差別，要把這些營房改造一下，供美軍使用，實有相當困難。

另一可注意之點，便是佔領工作進行期間完全沒有發生不幸的事件，日本的地方當局和佔領軍完全合作，因此美軍在敵國土地上才能得到最大可能的舒適和便利。許多軍官告訴我，美軍和日本人民之間並沒有發生任何糾紛，而且日本人都極熱心地供給工人和材料，修理房舍，供美軍居住。

艾契貝德將軍視察途中第一個停下的地方是福島縣的一個城市，當地一家日文報紙的訪員以懷疑的態度問我，是否所有美軍都像駐在該地的第二十七師第一百零五團一樣。「他們太好了，我不相信到處都是這樣，」他說。

另一顯而易見的事實便是自從戰爭結束以來，麥克阿瑟元帥的軍隊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他們已經不是以前轉戰赤濱河北的百戰百勝的武士，而是一批新從美國開到的瓜代部隊，面容未經風日的薰炙，對於外國的事物都帶有一種好奇的態度。

會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作戰的老兵都在返國途中，由新兵前來接替。第二十七師有一個指揮官告訴我，他算了一下，舊日的老部隊已不及一百人了。

這些新到軍隊所遭遇的主要困難是缺乏食物，衣著和暖熱設備。日本當地已經幾乎沒有食物可以供應，美兵以前在菲律賓的時候，常常買點油炸雞，鮮魚和西瓜佐餐，這裏却沒有辦法買到了。軍隊只能以單調的C種軍糧B種口糧當飯餐。

衣著的情形也是一樣。麥克阿瑟元帥的部隊是在預定進攻日本的兩個月之前以佔領軍的姿態登陸日本，因此所穿的都還是卡威制服或綠色的森林戰服，這時雖然還是初秋，但是因為颶風連綿吹襲的緣故，好幾星期都下着寒雨，冷得難受。

戰爭快要結束時，日本人都瘋狂地搜尋廢鐵，許多運輸中的暖熱設備都被拆去。現在雖然剩下一部份重新裝設，但是一般美軍都帶着帳篷中的小火爐取暖，許多部隊甚至連這種小火爐也沒有。

這些東西的缺乏並非佔領軍長官的過失。日本的投降來得太突然了，由美國運到太平洋岸來的都只是些坦克，大砲和其他作戰用品，現在甚至還沒有充分的時期把這些東西卸下來，改運平時用品前來日本。

給部隊的消遣方法的重要問題現在已顯着手足無措。大多數部隊都已經有籃球場和排球場。我們觀察駐在光澤的第十一空運師，許多士兵在那裏揮拍，還有好幾組在候着輪流玩排球。差不多所有部隊都已佈置好演電影的設備，定期有兩三次電影放映。山形縣有一個部隊將於十一月一日開辦學校，教授由工廠管理員翻譯外國動文的數十種課程。

日本的鑛產資源

譯自九月八日國外商務週刊

日本已無條件投降，其本土正由盟軍進行佔領，美國鑛務局也發覺其擁有極大的日本本土地盤，

數明重鑛和冶金工廠，煤油廠，合成石油廠，化學工廠的所在地。

這兩張地圖及開北自北海道的山田開始，南迄九州島長崎週圍的工業區域爲止，日本的鑛場和

工廠分佈得何等茂密，所以它才能從事一次長期的戰爭。

日本雖然多年來便在這一方面保持極密，珍珠港事件之後，消息更經完全封鎖，可是美國內政

部的鑛務局，對於日本的鑛場和礦產資源，仍能搜集到大量情報。

該局所得到的情報足夠「相當正確」地判斷出日本的處境，甚至對於日本在投降前的處境，也

可以判斷無訛，現在這項情報已經可以供給軍政當局，爲管理戰敗後的日本和計劃未來之助了。

礦產種類繁多

鑛務局長賽耶斯博士說，據該局所得到的情報，日本本土蘊藏的礦產種類繁多，但是無論那一

類，都不夠供給它在戰前和戰中所建立的龐大工業國家的需要。甚至在那上朝鮮，滿洲，台灣和委

任統治地各島的礦產之計，日本也還需要仰賴其他國家的供應，才能使其工業機構工作不輟。

日本本土在硫磺和黃鐵礦方面能夠自給自足，帝國的其他各處產錫、鉛、煤、螢石、石墨、鐵

和銅。不過在構成現代工業國家的重要金屬和其他礦產方面，日本的產量並不豐富。這包括鐵、錫、

鎳、銅、鋅、鉛、鎳、鎳土、石油、雲母、水銀、錫和其他多種礦產在內。

馴良。技術。野心。

日本的主要實力是它儲積有巨量的馴良勞工，工業技術和非凡的野心，另外有一項事實是日本

在紡織工廠，電氣，水泥以及其他工廠之外，還建立了許多新式的鋸，鍊鋼，製鋁，製鐵，鍊鋼

、製鉛、製錫和化學工廠。

鑛務局的情報在檢討日本的全面地質性勢時，指出這羣島嶼只是下沉山脈的山脊而已。這一條

山脈由台灣開始，構成向西北轉曲的兩條大弧形，形成一個外層和內層區域。各島山嶺重疊，很少

平原地區，本州島有一條火山帶，其中有著名的富士山以及其他火山。火山共有一百六十五座，其

中五十四座爲活火山，而且各島極多溫泉。地震是家常便飯，最低的紀錄是一九三九年的每日平均

三、五次，最高紀錄是一九三〇年的一五、八次。

日本是在過去七十七年來才逐漸發展爲一現代工業國家，其效果至足驚人。第一座新式的煉鐵

爐一九〇一年設在九州島上的八幡；第一個新式製鐵廠設於一九一四年；第一個製鋁廠設於一九三

四年。

日本不僅學做

一般人雖然說日本人善於學做而不善於創造，事實上並不如此。他們在首先採納西方文明時，

自然會利用其方已經研究成功的一種機器和方法，不過他們也有不少科學家發明家，如發明不

銹鋼的田邊博士；以鈾和錒製成特種放射性合金的三島博士；發明高熱重油引擎供小輪，汽車

和飛機應用的弘中；發明制氧素的高家博士；發現宇宙線的力比依溫度的變化和經度的不同而有變

化的物理學者西名博士；還有一位三原發明一種無線電標，可以在飛機上的無線電方向盤中發現

出來。

賽耶斯博士說，如果日本能夠充分開發其征服區的資源並維持一切可用的人力，他們必能進行

征服世界。

油田和煤田，煤油廠和合成石油廠，製鐵廠煉鋼廠，鋁礦廠，冶金廠和化學工廠都在地圖上一

一顯明，這種地圖現在只靠供給極有限的空間著。

我們對日本及其礦工業，所以能得這些多的知識，許多聯邦機關都有貢獻，但是任何公開

報告都沒有鑛務局的情報那樣完全。該局的國外礦產處對於各國的礦產資源，經常都有調查，戰爭

及其附帶困難並沒有使其調查日本礦產的工作爲之停頓。據賽耶斯說，和他們合作的機關有國務院

，對外經濟處，戰略局，商務部，關稅局，關稅局，美國地質名辭委員會等。

遠東地平線



蒙古人民共和國

過去幾年間，遠東局勢的演變曾好幾次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性提高，使它成爲一個重要得不啻與其人口及經濟相稱的國家。那幾次，世界所以這麼注意外蒙古，實由於軍事因素，而並非由於經濟因素；而戰略關係，或任何其他關係更有重大的影響。

(一) 地理位置

蒙古人民共和國位於蒙古高原。從前成吉思汗率蒙古騎征服亞洲及歐洲的一大部分，他所取的路線，就在該平原上，商人旅行隊往往運其間者甚衆。在這裏，公路雖然祇有不多幾條，但拉鐵摩爾說汽車可以不待道路而通行全蒙古的十之八九。外蒙古的地面，甚適於運用機械戰術。

這片處於中東亞洲的遼闊沙漠及平原，亦是中國與蘇聯東端各個土間的分隔地。但除了它北邊之外，所有界線劃得並不怎麼清楚。它北面與西伯利亞接壤，直到阿爾泰山爲止。在東面及南面，則與東三省毗連，可是蒙古與東三省的正確邊界究竟在什麼地點，這問題迄今未經當局決定。在它南邊，便是內蒙古，內蒙古在日寇佔領期間，曾被易名爲蒙疆自治聯合「國」；後包圍察哈爾，綏遠，南夏各省的全都，以及山西省北端的一小塊土地。它的西部是新疆。最新的地圖對蒙古與新疆間的界線，所畫的祇是一條臨時界線而已。

(二) 政治地位

外蒙古在政治上的地位究竟如何，亦和它在地理上那樣難於加以詳確說明。恰巧位於中國本部之北邊的那片適於農業活動的地方，名內蒙古。該地許多年來一向是中國的屬地，居民中間；亦是從中國來的移民占着有勢力的地位。再向北去，在戈壁沙漠之北，連戈壁沙漠在內，則稱爲外蒙古。

內蒙與外蒙，向來是離而不和而互相分開的。這當然起因於地理的及各部落歷史的基本因素。但最近一次的分裂則起於滿清時代。滿洲族發動內侵時，先是與內蒙古締結同盟，以絕後顧之憂，而後全力進攻中國；這事把內蒙古建立成爲一個邊疆上強有力的單位；後來滿清把統治勢力擴展到外蒙古，亦是憑藉着自己在內蒙的地位作支點而達成了目的。

一九一一年滿清政府被推翻後，中國與蒙古間的重要連結環頓然失去。內外蒙古間部落的衝突分裂立時又尖銳化起來；於是，外蒙古人民乘此機會建立了一個自治的國家。

外蒙古的地位，使它被捲入蘇聯與日本角力的軌道中，這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早已在蒙古人民中間發動「讓亞洲人統治亞洲」一類的宣傳。可是，日本人的實際行爲，把他們宣傳人員的成就完全打碎了。當日本代表（十之七八是喇嘛僧）於遠東各部落中宣揚日本是天，而日本軍隊是受命替天行道解除世界一切不平等時，這些大受稱頌的日本軍隊却正在蒙古居民中間大肆掠奪資產，非刑拷打，放火殺人，這是何等矛盾而醜惡！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蒙古人民成立了一個臨時人民政府，「目的是要把蒙古從外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並建立一個真正能夠保護勞工利益，和真能保證蒙古各方面勻稱發展的政治機構」。

同年四月十日，蒙古的臨時政府請求蘇聯政府給予它武裝援助，把全歐日本宣傳代表逐出蒙古境外。蘇聯容允援助。

蒙古人民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幫助，果然把日本勢力驅逐出境，於是日本以宣傳方式爭取蒙古民心的計畫歸於失敗。

蘇聯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正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不過，後來它在各條約和宣言中又屢次承認中國對於蒙古的宗主權。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幾年間，中國作了好幾次的努力，想使蒙古復歸中國版圖。計畫尚未實現，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已一天比一天越分。中國前願讓蘇聯在蒙古佔優勢地位，以制止日本侵略勢力在亞洲大陸上的伸張，這是顯而易見的。

中華民國現在準備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了。蔣委員長於日本投降後所發表的演說中，曾證實此事。

但直到目前為止，正式承認外蒙古政府並與它保持外交關係的，祇有蘇聯和渺小的唐努烏梁海共和國兩國而已。據說西藏和暹羅亦與外蒙古有外交上的來往，但尚未經證實。

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界，除了與蘇聯接壤的一面外，是完全封鎖，不與外國作任何商業和其他往來的；外蒙古與外國世界的一切關係，老是通過蘇聯。

在日本人眼中，蒙古在軍事上具有何等戰略價值，這從田中奏摺（無論其可信與否）上可以看出，該奏摺說：

「我們必須用滿洲和蒙古作基地，以發展日本商業為樞紐，侵入中國的其他部分。……倘若大和民族立志要在亞洲大陸上建立驚人事業，則首先必須取得控制滿洲和蒙古之權」。

日人大崎於一九三五年撰文談日本「東亞」雜誌，中有一段如下：

「……依照軍事專家們的一致論調，日本進攻蘇聯，取道外蒙古當遠較取道滿洲及蘇俄邊境，更易獲得成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蘇聯與蒙古成立了一個互助抵抗侵略的「君子協定」。後來日本軍隊開始大規模向蒙古邊境進攻時，蒙古並未正式根據這個協定向蘇聯乞援。但大幫日本軍隊的猛烈攻勢，屢次把這人口不及五十萬的國家擊退了，在這些次接觸中，究竟有多少兵力，多少坦克，多少飛機，大砲及船艦參加這蘇蒙軍事同盟，日本人始終未獲確悉；但他們對於紅軍和其遠東盟友，很自然地發生了一種合理的尊敬之心。

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把它們的「君子協定」改成為一個正式的同盟協定，訂明：「……兩締約國政府若若蘇聯與外蒙共和國中任何一國遭第三國攻擊時，未被攻的一國願出全力幫助被攻國抵抗侵略。此處所謂「全力」，亦包括軍力力量在內」。

一九四一年德國進攻蘇聯後不久，蒙古人民共和國巴山大元帥於庫倫舉行蒙古獨立日紀念典禮時對到會蒙民八萬人說：「我們對蘇聯是守信的，我們要竭盡一切力量幫助蘇聯在這次偉大鬥爭中抵抗野蠻的法西斯隊伍」。

但我們無從查得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對德宣戰的消息。好像蘇蒙同盟協定特別是要蒙古共和國採取厲兵秣馬準備，應付遠東方面可能發生的劇變。因為一九四九年八月間蘇聯對日本宣戰後，蒙古人民共和國立刻加入戰爭，把它的全部軍隊都調往各地與日寇作戰。

一九四五七月間，當宋子文到莫斯科與史達林委員長正進行談判中，巴山大元帥亦到達莫斯科。莫洛托夫親往歡迎，見面時並由莫氏與宋子文一談，得與史達林會談。

巴山元帥由於「領導動員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物质力量，作紅軍之後盾，總有殊功」，得佩帶列寧勳章。

(三) 以畜牧為基礎的經濟

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的面積約為五十八萬方英里，幾等於英倫三島、法國、德國、及義大利四國領土面積之總和。疎疎落落散佈在這廣袤平原上的居民，祇有九十萬餘。所以蒙古的人口密度，每方英里祇有一、六人。

整個地帶均十分適於畜牧。游牧的蒙古人在這裏照料生息他們的牛馬羊羣，已歷有許多世紀了。直到現在，牲口仍然是蒙古人民生活的基礎。剛剛開始發展的蒙古工業，大都是一些處理動物產品的工業。

蒙古在經濟方面的貢獻，雖遠不如它的戰時價值之大；但許多研究亞洲的學者都以為：假以充分時間，蒙古必可發展成為全世界一個最大的肉類和乳類食品供應地。據某些人估計：在適當的情形下，蒙古的各種原動物能養活七千五百萬隻羊，二千五百萬匹馬，一千二百萬匹駱駝。只要政府予以適當的鼓勵，則單是蒙古所出產的皮革、獸毛、羊毛（竟不必把羊肉計算在內）幾項，即很可能成為解決世界經濟需要的一種實在貢獻。

這種動物的財富，從軍事的眼光來看，極為重要的，單以馬羣一項而論，在亞洲的各地平原——騎兵仍可占很大優勢的地方——上，便是一種很寶貴的資產。其他牲口羣亦是一個大的軍事基礎，因其可以隨時被轉化為我們大軍用配備和騰躍的食糧。

據說：蒙古所蘊藏的金、銀、煤、鐵、鹽，及其他礦產，均極為豐富，但關於此事的詳細知識仍甚稀少，因為直到現在，各方於蒙古的礦藏，祇作過一點初步探勘的工夫而已。在這裏，天然資源的開發，尙未超越市場上所需要的那些東西以外。

菲律賓的前途

美·傑科比 (H. H. Jacoby) 作

譯自八月二十八日民族雜誌

解放以後的馬尼拉的狂歡慶祝過去了。菲律賓人把美國人看作解放者，從多年恐懼和苦難中解放了他們。但是菲律賓的真正問題仍懸而未決的時候還很遠。一般說來，麥克阿瑟是勝利者，和奧斯敏納政府密切的合作，可是並沒有得到名實相符的勝利。馬尼拉的股市每天都在慶祝了美軍和菲律賓政府的種種規定。最近一枚鎊鎊的價格是七十個先令（美金三角五分）。

奧斯敏納政府把過去的政治上的失敗搬到現在來。用民主技巧提選過的地主傳統，現在正把蓋着馬尼拉的總統府，和奎松總統時代一樣的歡迎。前內政部長湯姆斯·康費索，唯一有聲望的優良功績的出類拔萃的菲律賓領袖，現在是一個失敗的人。他把政治權力消耗在和合作者的爭鬥上——與敵人合作的精神很盛的政治風氣下，這種舉動是很不明智的。勞動階級政府的經濟發展部長，馬紐·洛克斯，最近才把官方對他的懷疑洗白清楚。他是菲律賓最機巧的政治家，優越的演說家，——並且是聰明的行政官。大廠家和商人都把他看作經濟上的和社會上的難關的救星。在「泰丁麥克杜菲」法案的預行談判中，經過了許多年他一直是一個菲律賓的領袖人物。國家主義黨的青年認為他是他們的偉大領袖，這隨他的人們好運氣，十一月裏的總統競選，他充分的準備要和奧斯敏納競選。

羅塞洛將軍在舊金山會議上的有力的講演詞令，無疑的增加了馬尼拉政府在馬尼拉各黨派中的外交地位，他們相信在世界政策上的名譽能夠挽回在國內政治陣線上的失敗。

在菲律賓競選中，「獨立」總是奇妙應運的名詞。奎松總統的力量達到了頂點，就是憑了「獨立」的口號。在將要來到的選舉中，一個新的口號又要用了，就是：「打倒合作者」。

任何反對獨立的運動都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各省市衆認爲獨立的意義就是希望獲得主權政治經濟統制中解放出來。人民相信：外人統制菲律賓總是有利於轉階級的，當大家要求立即獨立的時候，許多菲律賓的政治領袖反而內心希望這些實現，這種事實更使人民的信念加強。實在的這些領袖們願意永久受美國經濟上的約束，這對於上層階級的菲律賓人有好處，但是對於生活在最低經濟水準上的人沒有什麼好處的。這些領袖們恐怕獨立的結果要造成經濟紊亂和社會的不安。奧斯敏總統的官樣文章是要求立即獨立，但是他實在的希望菲律賓的政治局勢，可以保證傳統的貿易關係繼續存在——這就是說對於輸出到美國的非律實和椰子要特別優惠。在另一方面洛克斯認爲他自己地位是夠鞏固的，可以不管獨立的口號，現實的着重經濟互利的觀念。擁護他的人們希望他認菲律賓造成自治領的局勢。不過，要美國保證菲律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舊封建制度的存在，才能算做達到了完成的目的。

在現在發動排斥「合作者」不像三個月前那樣的重要了。自從最初的解放狂歡過去以後，挫折情況的趨勢太重了，在馬尼拉，現實派比理想派勢力大，洛克斯強過康賓索。菲律賓人們正在趨向於區別「好的合作者」和「壞的合作者」。他們聽說有許多官吏爲了和日本合作犧牲了自己，在馬尼刺，和日本人合作者有時還不如山裏的游擊隊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舒適——洛克斯的實例宣傳更加強了這種觀念。在菲律賓工作有效率的公務員數目很小，要是真的再把这些合作者剔除了，行政上要感到困難，這是實任情形。洛克斯很早認爲了這種情形，所以，政府公務員，知份子，還有一切希望人們承認他們是清白的人們都來追隨在他的左右。於是游擊隊和合作者的敵對情形不再是明顯的事實了。以前被認爲是合作者的許多人們現在都知道他們作過遊擊隊員。

在菲律賓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的選舉是反對政府中的統制階級的。舊封建制度的力量，總是充足的很夠把犧牲大眾的忠惡難辨，以加強地主階級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地位。真正的政爭總是統制階級中不同的派別之間的爭鬥。不過，現在一個新的重要的份子參加到菲律賓的政爭局面裏來了，抗戰把以前被視政治的廣大地區的民衆的政治興趣喚起了。還在島上各地的遊擊隊，都在懷着和談論着政治……這種事實要重振傳統的生活方式。在維沙揚羣島和中都呂宋各省，是這種政治趨勢最前進的地方。在幾年戰爭中間，能夠注意到局勢發展的人，都不相信馬尼拉的政治家儘管聰明，最後仍然能夠阻止菲律賓的大衆階級政治局勢。政府的民主化是必不可免的。

成疑問的是這些新力量在未來的選舉中是否可以佔優勢。美國軍隊仍然控制着菲律賓，在每日戰爭進行的時候，自然需要美軍維持安寧秩序。這無形中有利於現在菲律賓的統治階級了。所以，在選舉期間，在維沙揚羣島上的受着康賓索有力的影響的遊擊隊，不容易和中都呂宋胡巴拉哈激烈反日遊擊運動的大衆攜手，以抵抗馬尼拉的政治巨頭了。將來的競爭結果或許造成奧斯敏和洛克斯兩派對峙的局面：奧斯敏納政或許仍然保有總統地位，洛克斯擔任副總統。實際的政治力量，會漸漸的集中到青年洛克斯的羣體中去。

菲律賓的前途，仍然是美國的一個問題。菲律賓最優秀的青年會編加入美方和日人作戰。由於這種共同奮鬥的結果，真正民主精神在發展起來。希望在恢復舊體的時候——也就是軍事需要不再是最重要的時候——美國人要認清他們應當幫助菲律賓的民主力量，不應再支持違反美國政治原則的中央式的政治經濟結構。在一九四一年羅斯福總統所保證的菲律賓的善後工作必須完全實行，不應要偏向於創造圓滿適當的經濟。這樣會幫助着減少社會衝突，預先防止現在正在威脅着的混亂嚴重的趨勢。菲律賓多年的被侵略和戰爭，對於菲律賓國家是一個嚴重的禍端，一切可能做的事情都要做到，以消除可能引起內戰的種種趨勢。

巨頭造像

寫厚誠懇甯靜幽默
對繪畫作曲文學都有信心

杜魯門的性格和生活

S. J. 吳爾夫作
譯自美國新聞

羅斯福總統身到卡薩布蘭卡前一天，我在白宮裏爲他畫像。杜魯門總統參加柏林三巨頭會議的前夕，他讓我在同一房間裏爲他畫像。當我在描繪他深深的眼睛，雙唇緊合的嘴，堅毅的下頷，我使不自覺的來比較他們兩個人了。雖然沒有兩個在儀表 and 態度上像他們兩人的不同，然而杜魯門總統所具有的一種品性，也是永遠在羅斯福身上的。這種品性便是「人的品性」，這會使人忠記了在場的人便是國家的元首。

故羅斯福總統頭部有一特點，這特點是杜魯門總統所沒有的。羅斯福的表情中有一種不可捉摸的狡黠，這使他成爲一位精妙寫的對談。但是要把杜魯門總統畫得真實，就要容易些。他的面部固然充滿了表情，但却更是一種典型；在百老匯或任何大街都可以看到面上行部與他相似的人。



杜魯門總統的人的品格中，個人主義成分是較少的。他是天然的和仁愛慈祥，與這種品格相伴的是他的深厚的誠懇，他的看遠虛偽欺詐的銳利眼光及一種簡明而又談淡的幽默。羅斯福用一種劇場式的技巧製造事情時，常發生大笑，而杜魯門的幽默則表現在話題的轉彎或有力的話上。在這方面使人回憶起柯立芝總統，不過杜魯門的快樂與可愛却是這位麻省的總統所沒有的。杜魯門的新英雄圖畫先約應酬性格，因爲變化以準備住中東而變了。

羅斯福是海辭令而又使人注目的，杜魯門則單純而家常。自從他參預行政以後，他在白宮的生活仍然和從前在獨立廳的勝利層一樣。爲了尊重他所主宰的職位的尊嚴，他並未要親近職權使自己成爲重要的人物。每個人對他的談話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是單純的代表者，他不用桌上叫人許叫拜訪者進來，也不走到辦公室門口去歡迎一位故友，他不在背後打擊人。他有一種親切而誠懇，他歡喜笑，在談話時間或也用幽默。

當我剛畫畫時，對於另一位人物（他是坐在那些法國西式窗子的羅爾曼畫像的）的記憶，又使我作了其他的比較。我親自看到柯立芝總統因爲看重工作而心力交瘁了，胡佛總統也因注意職務而受到過度的勞累，羅斯福總統却接受了每一分鐘的時間。很明顯地，是不會因爲尊重職位而疲累，也不會因爲注意職務而感覺負擔過重；同時也不會得到羅斯福一般的享受。他像前任總統一樣，他具有一種排解煩惱，使快樂的天賦。

他說「我不曾追求過這種位置，但是現在既要我來担当這職位，我當盡力照我知道的最好方向做去。能否把工作做好，這要看我能否找到合適的人來幫助我進行工作。一旦找到這種人時，又確知他們具有能力，我將信託他們，並賦予權力去作所有一切他們覺得最好的事。」做總統的人，他的責任如此重大，所以若是他不斷地思考他的責任，並考慮他被迫而作的決定所發生的結果，那

他是不會變好的。在我做總統的三個月內，我發現了可能使總統工作的唯一方法：每週一問題時，即決定我所應該做的，並依照我認爲是最好的辦法去作，做完後，立刻忘記牠，接而又來處理第二個問題。」

繼而杜魯門總統到柏林會議。他以實際的希望瞻望會議的將來。他確實覺得俄國人要和美國人做朋友，他覺得沒有理由使我們不歡迎俄國人的友誼，並且把我們的友誼給他們。他說，這樣對於兩國都是有益的。

他熱烈地歡迎與英蘇兩國領袖同坐談話的場合。

他告訴我：「我納罕得直接地依原則處理事情，比通過中間人容易些，而不論中間人何等能幹，又有善與的企圖。」他做笑地問我：「你是否曾受過秘密的壓迫？最後，當你到了你要見的人的門面時，你覺得他很有人性嗎？當人們坐下來細談時，他們可以彼此了解，因為使因之消失了。」

杜魯門總統歡喜人員。他更能把人員吸引向他。他歡喜賓客，對於人名和面孔，他有出色的記憶。當他要離開羅斯時，他向一萬人發表演說，他說他完全能說一半人的名字。

杜魯門總統天性是好交際的。總統職位中最困擾他的便是爲保證他自己的安全而必須採取的防範。他寧願像他當參議員時一樣，能夠一個人出去作兩哩的散步，停下來與朋友談話，而不是經常的在衛士圍繞中。有一天他出來到白宮前庭，並想走下去到草地上看噴泉。在他這未實現這思想前，三位便衣衛士已在他身邊了。汽車路的那一邊，一場球賽正在進行，看球的人踢出了他，立刻大部分的看球人忘記了球賽，而向顏色來瞻仰風采。「啊！我必須回去了。總統本人也不應該拆散一場球賽。」他喃喃地這樣說。

總統是非常有秩序。羅斯福總統的秘書門的問題之一便是如何阻止羅斯福把較預定時間爲長的時間給與拜訪者。杜魯門總統的工作日程總是預訂時間完的。每個會與他會談的人，都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他擔任總統的第二天，我爲他準備。對於這件事，他都更新新的感覺。他拜訪了總統府內的舊人，在預定的時間，必平氣和地處理了重要的公事。對自己的意見，是堅決而積極的，但他知願意傾聽辯論的，他以驚人的迅速作下決定，他似乎是在直覺地明白了首次陳到他面前的問題。

另一方面，他歡喜談天，歡喜回憶。有一天我在爲他查像時，他便是這樣。突然間，我發現，我明白我已超過了我應該停留的時間。我告訴他，他似笑地站起來說：「啊，很好，你不通變遷著褲等辱罷了！」於是他用我一頭走到門口，出過貝爾納斯，貝爾納斯剛剛走進等候室。

杜魯門總統爲了辦完一日的工作，以早便開始作事。對於他並不困難，因為他從不曾失去莊稼人起早的習慣。通常，他在六點鐘時起床，自己用保安刀刮臉，然後穿上折摺很好的衣服。對於衣服，他是細緻的。在衣箱的口味上，他是保守的（他不喜歡羅馬式的衣服），但對於外衣上花手帕的折摺他却是非常注意的。他從不會忘記在胸前佩戴那一枚美軍團章。

他七點半用早餐，早餐是果汁，罐頭食物，土司及一杯牛奶。八點半到辦公室去，這時已關鎖了私人信件。九點鐘，他寫回信。他個人的信件通常是短而中肯的，很少超過兩頁。

此外，他和總統府的人員會議，安排一日的工作，這要用三刻鐘。九點四十分五鐘他接見第一個來訪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直個下午二點鐘時爲止，此時總統回到白宮進少量午餐：通常是一份湯，蔬菜，水果，牛奶或是咖啡。他常常與其工作人員或是一位在午餐時來訪的客人共進午餐。午餐要用一小時的時間。飯後，他又回到辦公室。

四點鐘時，他見完了客人，他開始研究他每日必須看完的大量的文件及報告，一直讀到五點半。這時他帶着未閱完的文件報告回到白宮住宅內。每三四星期，他在池中遊冰一次，自任總統以爲，這是他唯一可作的運動。如果有時間，他可能在晚餐（七點鐘時）前小寐一下。晚餐是湯，水果，麵包，肉類（那些日子裏肉是不缺乏的）及煎水菓。他的食量不大，對於食物他是不大注意的，茶

自維維新的他，回憶起這牛肉豐富的時代，是很愉快的。

隨後，他又拿辦他帶回的文件。然而當家人在白宮時，他歡喜戰爭的交和和他們女兒一同彈琴。自從他結婚後，白宮裏放映過兩次電影。但是他不要看電影。如果他這有時間的話，那裏是因爲電影配有音樂的緣故。

通常他在十一點就睡。他常讀一些神祕的小說給他入睡。像小公報那樣的東西。他從前的一位同學告訴我，在內戰時，他是一個「賭徒」。馬季氏將軍 (Robert Lee) 是他心目中英雄之一。他辦公桌旁的小桌上，擺着安都魯克遜在馬上的雕像。不久之前，這小桌上還是擺着一個地球儀。

以上所述的改變，不過是他的淡綠精圓形辦公桌改裝的一小部分；但這改變却可以反映出他的個性。辦公桌上陳設的簡單也可以對他的個性給一些暗示。除了一個小紅兔以外，擺在辦公桌上的東西全是不可缺少的。曾經把辦公桌弄得紊亂不堪的玩具玩物及長長的煙嘴都不見了，當我特寫這件事件時，杜魯門指着他左邊的書架說，「我歡喜一眼整潔的辦公桌，我也歡喜小玩意，不過我把他們擺在鋼爐烤器後面。」

他身後的一張桌子，擺着地球儀和他夫人同母孿的像片。曾經懸掛過羅斯福寵愛的居利爾愛夫及那印製的色彩畫片的牆壁上，如今改掛油畫了。有一張油畫畫着草原風景。

像羅斯福總統一樣，杜魯門對於繪畫的題材比對於繪畫的技巧更有興趣些。也和羅斯福一樣，他對現代藝術是不表同情的。他說「我是不耐煩的。現代藝術作品在我看來，不過和牛奶煮過蛋一樣。不過，我對繪畫及作曲仍有信心。到底一份藝術家是要插補了他所看見的。我不會與那些依繪畫方法來看事的現代藝術家爭論什麼，但我是不能被迫而去稱讚他們的工作的。」

「對於音樂，我也是同樣的感。當我十三歲時，我就學琴，不久我覺得在這樣學琴來學琴，對於一個兒童是不好的。所以我停止了學琴。然而我因練琴所花去的時間，是永無遺憾。我一生中，音樂給了我極大的安慰。我自己是不懂得什麼音樂的，我祇能說，有一些當代的作品，對於我說是毫無意義的。」

「對於文學，我仍然相信文法及結構，仍是寫作中最基本的東西。我不難爲情地說，所有當代作品，仍不能使我改變對於荷士王威沙士比亞的觀念。甚至那些被譽爲過時的詩人，對於我說，還是很好的！」

他停止了談話，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個小皮包。他在裏面找來找去，後來找出一個紙包包因年代過久已經成黃色了。仔細地打開紙包後，他說「這裏是我自從十歲起便帶在身上的東西，我要獻給你。」

他慢慢地有感情的開始朗讀：

我會浸沉於未來，盡人的眼力瞻望，

我看到世界的幻像，看到將要來臨的一切奇異；

我看到充滿了友誼的天國，看見裝有魔帆的大船，

薄霧的微光中，駕駛人拋下了一切的罪惡；

我聽見天國充滿了歡呼，巨大無盡的新生氣。

從天下的船艦中下降；

終於戰鼓不響了，戰旗捲起了，

我們在人類的議會裏，在世界的聯邦中。

他從紙包抬起頭來說「一八四二年丁尼生 (Tennyson) 寫了這首詩。這不過是詩人的夢想罷了。但如今這個夢好像要成真的了。」

——

艾斯

嚴肅謹慎言行一致，富於責任心，從小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阿特里是怎樣的一個人

伊文思 (I. Evans) 作
原載紐約時報雜誌

翻譯：想聞資料總字第五十五期會曾有「阿特里評傳」一文，可以參閱。

美國也像世界各國一樣渴望知道阿特里的為人。凡屬於他這政治家生活所能知道的一切，他本國的人們都全都知道。如果只因爲那是實行一致的話，那真令人得到深刻的印象。「實行一致」是他的黨徒們用來解釋他們何以那樣信任他的一個字。他的特性是言行一致，絕無無恥，忠於原則，沒有個人野心，他恨陰謀，他愛合作精神。

我記得有一段關於阿特里的談話，有一次在波空發報時，我們三個人圍在一輛燈光昏暗氣氛陰森的車廂裏從倫敦的利物浦街車站開向比較安靜的劍橋去。和我對面坐着的是大衛派的敏銳過人的政治哲學家拉斯基，他今年是工黨的主席。坐在拉斯基旁邊的是性好鬥爭和身材矮小的柯理剛 (Jack Corrihan) 他是倫敦股票市場最著名的活動分子之一，這人對於左派頗懷有偏見和仇恨。

柯理剛在黯淡的燈光裏斜視着他手裏所拿的一份報紙，看見了阿特里的姓名，阿特里那時因爲邱吉爾爲首相時的公事離開了倫敦，他又在代理着首相的職務。

柯氏帶着滿腔不高興的心情問道：「你們這班傢伙爲什麼年復一年地揀選這些無用的人做黨裏的領袖呢？其實還有些別人更配担任這職務。」

我反駁柯氏說他應當將他所提出的問題重新修正一下因爲其中有許多不正確之處。我說如果說（一）阿特里是一個無用的人物，（二）還有些別人更配担任這種職務，那麼不實在。柯氏冷笑道：「我發現你漏掉了「邊鏡」這一

兩個字。」

我於是請拉斯基去問柯理剛。他做了一番很好的說服功夫。他解釋說阿特里之所以得到了他本黨的支持和支持有下列兩大原因：（一）阿特里真有自己的骨氣；（二）他和麥克唐納大不相同。

對於一個研究政治的人這是極其顯著和正確結論。麥克唐納兩度出任英國首相，態度雍容大雅，銀髮飄飄，頭如獅子。他的演說的結論活像充滿權威的詩篇，每每是不切實際的。他容易發怒，而於驕自伐。

最後的是他在一九三一年工黨困難和混亂時竟公開脫黨加入保守黨，他在遇到最大試驗時便證明其毫無操守。多年以來工黨的人對於這事無不痛心。阿特里在所有這些黨上和麥克唐納剛剛極端相反，他是他爲天然的前鋒。（按前用在路的中都印板外備以備登時使用的備。）

很明顯地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像他的領袖的品德在英國戰爭開始以前的五年多事之秋以及作戰期間的六年之中繼續做着一黨的領袖，尤其是在任何一黨的領袖只許有一年的任期的制度之下。

每年要改選一次黨的領袖。阿里特年年當選——毫無反對。意即阿特里具有一些爲他本黨所明白承認的積極的品德——不管他本人是那種態度這些品德却爲人所明白承認。

除開始約摸二十五年以前曾任首相而已爲人所忘記的波納爾，勞氏以外，英國從來沒有任何一位全國的領袖能夠這樣毫不費力地讓英

國人和全世界知道他真正是那個人。阿特更守定方針，「他們可以贊成或者反對我這個人——決不是因為宣傳能對我發生什麼作用。」

坦白地講，他是討厭個人的宣傳的。他不敢對有人問：他個人的問題，因為他相信一個從政的人在他「退位」的時候有完全獨居的權利。他以為外界的人，不必要知道他在家裏做些什麼事，他的家是住在倫敦市中心十英里以外爾得爾塞克斯郡斯丹摩爾城一座質樸而堅實的兩層樓的別墅裏面。

如果說到他怎樣愛在他三位女兒年幼的時候（長女名叫潔露特，年二十二歲，現在服務於婦女航線，二女名叫菲麗希蒂，年約二十五歲，在護士學校受訓，三女名叫愛麗森，年十五歲，還在學校裏念書）向她們高聲朗誦議會辯論記錄；又如說他這位英國未來的首相當他兒子馬丁還是小孩而喜歡聽兔子的時候（馬丁現年十八歲在商船中受訓）愛在他佔地約半英畝的花園下方的木作間裏消磨時光，這些木料給他兒子預料要憤怒的兔子做一口新箱子，他認為那是打他的私事。

他也認為如果有人宣布他改作辦公室以備處理公文的一個小房，却時常被他漂亮的太太海倫用來核算家庭帳目的帳目，被他的女兒們亂塗亂抹給同輩的女孩子們，那位家長却坐在一張舒適的安樂椅上，腳穿一雙破舊的絨鞋抽絲。他在閱讀藍皮書和黑皮書的時候，偶爾停口一下，把眼睛從牛角邊的眼鏡上邊舉出去對阿特里夫人她聽她應當請出工夫去請倫敦城某一個戲劇，因為劇評家已在許多週刊上寫了點劇評。

阿特里的確是一位以家庭為貴的人物，他只有極少數親密的朋友承認他對於他的孩子們的長成稍為有點遺憾。他也不願意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唐寧街或者在財政大臣的官邸裏，因為這妨礙他在斯丹摩爾的家庭生活，他必裏仍然將斯丹摩爾的私邸作為偶爾逃脫官場生活的所在。

在所有的政治家家中，阿特里和他們來往得最熱烈的當推克利浦斯，達爾頓，諾爾貝克爾

新聞資料

和拉斯基，都是出身公立學校和大學校的人物。這使我想起來那天在都卡那比爾斯波特特選後所發生的一樁奇怪的事情，那時工黨正在舉行週年大會。我們是住在城最大的旅館裏，氣額相投的人三五成羣地在休息室裏親密地談話。在這種場合中，阿特里每每獨自坐在那裏閱讀偵探小說，或者他會參加拉斯基諾諾爾貝克爾們的談話。

但是這次有些工會的領袖像礦業工人的拉塞爾，鐵路工人的馬亦爾班克，工程師工會的史密斯（已故）和普通工人的杜克斯正在討論如何開除克利浦斯的黨籍，因為他在和共產黨與其他極左派份子有來往，阿特里也參加他們的談話。

礦工領袖拉塞爾首先說道「阿特里你知道和這些知識份子以及老派黨人來往是永遠沒有什麼好處的。他們對於勞工階級知道的不夠。」

勞塞爾在有一點混亂的情形中，突然停住了。人人都在大笑，沒有一個人比阿特里的笑聲更大。阿特里由於他和政治上正統派的關係乃為各工會領袖所「擁護」，他們忘記了他也是出身公立學校和大學的人物——赫雷貝里公立學校和牛津大學的大學學院。

他們忘記了他過去的軍功——上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加利波利，美索不達美亞和法國作戰，獲得優異服務勳章，升授少校階級，這一個頭銜是十年以前大家應阿特里之請把它取消了的。

他們還記得阿特里剛出大學門時，便跑到倫敦東城的平民窟去考察社會情形，同時並攻讀法律，他看見貧民的情形於是大受震動，情願脫離他前以律師為業的父親的保守派和帝國主義的傳統，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從外地回來後，便成為斯特卜尼市社會主義黨的市長，一九二二年倫敦東城貧民窟推選他做國會議員，過去二十三年的六次選舉中他都是這樣當選的。

他老是一樣的，雖然由於他的言行一致，贏得了許多人對他的尊敬，但是有許多主要的

九三七

支持他的人對於他固執自持的態度時表示不諒，對他向人民顯露一點令人可愛的個人的性格。有一個人甚至對他說「阿特里，你且聽着，人民不要一棵樺子——他們却要一個人。」

在阿特里一九四〇年參加了戰時內閣和與威爾首相以後將近一年的時候，拉斯基（當時是阿氏的主要顧問之一）勸他每星期同英國新聞界的主要人物有一次非正式而不對外發表消息的中午聚餐會。

拉斯基向阿特里提出了六個人的名字。計劃是阿特里和拉斯基應當每星期合請一位新聞記者。阿特里將這名單帶到他在斯丹摩爾的家裏去，三天之後他表示願意實行這個計劃。拉斯基只通知了他的計劃中的頭兩位新聞記者。他們是曼徹斯特衛報和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

一共只聚了這樣一次餐。阿特里不能貫徹到底。他的理由是他太忙。但在他所舉行的很少的幾次一般新聞記者招待會時，他那種信心和坦白的態度都給人以很深的印象。

事實是阿特里對於他所不真正深知道的人，覺得很難談得親切而毫無拘束。並非因為他不相信有名譽的新聞記者，却是因為他的責任心很濃厚，對於萬一有個不小心而可能發生的後果，十分害怕。阿特里委實是一位幾乎隨時隨地小心謹慎，守口如瓶的人。你可以從他那剪我的話中看出，你可以從他那金石之聲裏聽出。他演說時好像已將全部稿字記於心；他不單單背過稿重要的句子。

這一切都給大家造成一種印象，覺得他是不屈不撓，固執古板，不可恩度和落落寡合的一種人物。結果，他在羣衆面前所表現的嚴肅神情是格外真誠而爽快的。

當他笑的時候，他是真正從心窩裏喜出來的。他的全部哲學是基於人人心裏所發出的希望世界上廢止戰爭的呼籲；他却是小孩子一樣地對坦克車和飛機的新式樣。他對於害病的同事的關心是真誠的。在戰時最危險的黑暗時代，他仍然設法每週回家一次。但他還要抽空到住醫院裏的比較無名的同事的病榻邊去整整半小時。

新聞資料

有一次阿特里讓他自己給大綱表示了一種熱烈的歡迎。那是約換兩年來職工大會在馬池召開週年大會的時候，由二人聯合會的精神病院院長吉布生擔任主席，吉布生既雄壯而且高興。

阿特里被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推選出席職工大會。由他的議會私人秘書詹金斯陪同出席，詹金斯一向是威爾斯的礦工，農子和他的領袖一樣的害羞。阿特里同詹金斯不聲不響的溜到講壇上去了，離坐在參觀者的中間。剛巧在吉布生後面。沒有一個人注意他們。

約換半小時，以後有人偶爾向吉布生提到阿特里已經到了。吉布生回頭四顧，費了相當的工夫才發現這位副首相在什麼地方。吉布生因為和英國的許多精神，病院有過長久的關係所以使他成了一個十足的心理學家和精神病治療者。他立刻遞了一張條子給詹金斯說：「請將阿特里先生拖出來，再在五分鐘以內從中間大門外把他領進來。」

詹金斯好不容易才說服了阿特里使他聽了吉布生的話。他們一同走出去，幾分鐘以後吉布生看見大門洞開歡迎着阿特里進來。

吉布生特別打斷講壇上那位說話的代表的話頭而高聲喊道：「請大家好好地歡迎我們的政治領袖，副首相。」當阿特里走過會議廳時，他受到了平生最大和最真誠的一次歡迎。但這必須強迫地加在他身上才行。他坐在講壇上那榮譽的座位裏時，有人聽見他低聲地向詹金斯問道：「那是真正必要的嗎？」詹金斯很斷然地答應：「這應當是正常的而不是非常的。」

英國政府中最謹慎的一點便是內閣會議室裏的秘密。從來沒有一位議員宣布過內閣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所有的決議都是集體的。所以只有工黨的其他三位議員——格林伍德，摩里遜和貝文——才知道阿特里是怎樣地在左右着內閣，却又不得他們講出來。阿特里自己甚至從來不告訴他的夫人，他雖然也偶爾和她磋商。但他從來不談論他本人的成功，因為他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事。總之是他和若干主要的

九零八

同僚所不同的一點。

雖然很少有人談起或知道他的成功，但是無疑地他也有他成功的地方。一九四三年他實際上代理了二十三個星期的英國首相。在這一年裏，邱吉爾時常出國去參加這一種或那一種的國際會議。

阿特里除開做了些別的事情以外，又輪到他來宣布大西洋憲章的內容，他宣布時最主要的一點便是特別聲明是替邱吉爾先生代勞。這是阿特里在一個合作團體中担任一員的天然義務。

那是他今天怎樣會成爲首相的原因。他將那一切的發言團體都加上一句「我的同僚和我已經決定」。

在他四週有些幹練而雄心勃勃的人物——他們的品色是如何的複雜——祇找出幾個最重要的傑員文，摩里遜，克利浦斯，達爾頓和格林伍德之流，就可見一斑了。

總會只有一個人做了阿特里的正式預備演

員，在一九三九年夏季時局嚴重的時候阿特里嘗了三個月的病不能出席國會，格林伍德便做了社會主義派的發言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晚上，那充滿了美感的格林伍德在下議院講了一番很精彩的話，以致於有一位最激烈的保守黨反對份子隔席高呼道：「先生，您是在替英國講話。」戰事第二天早晨便爆發了。

因爲格林伍德是左派中最善於與人相處的人，平時頗爲出名，所以以他的同僚們更不地慫恿他「來做領袖」。最後，他假裝着約克郡的口音答道：「不，那對於阿特里是不公允的。」別人都承認這一點。

在他當首相的任內將有許多次的決議要看某種行經對阿特里是否「公允」。其中的關鍵是阿特里對於他手下的人總是公允的。他並不特別炫耀這一點。那不是使人們爲之熱烈贊美的一種天才，却是一種特點叫大家一旦認識了以後其效忠之心就會油然而生的。

哈德遜河畫派

在美國繪畫史上著名的哈德遜河畫派，是十九世紀中葉一羣少壯的人民藝術家，走上美國畫壇的黃金時代。哈德遜河畫派不僅奠定了美國繪畫藝術的基礎，並且使美國繪畫藝術提高到了世界的水準，這個畫派的創導者是T. 柯爾(Thomas Cole)，他一八〇一年誕生在英格蘭，他住在哈德遜河畔的卡斯特萊爾鎮，後來許多畫家也都搬到這裏來，風光明媚的卡斯特萊爾，成爲哈德遜河畫派的藝苑。柯爾的風景畫完全充滿了牧歌的情調。他常常在秋天的早晨，背負畫袋，在哈德遜河谷漫步，從林蔭走進牧場，尋找色彩的詩篇。追隨柯爾的風格的哈德遜派畫家，還有河爾斯頓(W. A. Hildreth)，他把義大利繪畫的影響，帶進了美國畫壇，另外A. 杜爾安德，羅斯特，和康爾安。康爾安是哈德遜河畫派最後的一個畫家，他死在一九二六年。

史達林委員長

塞茲柏格原著
譯自紐約時報雜誌

史達林委員長心中所蘊藏的關於世界最近將來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會比任何別人更多。不過他的習慣，是非常緘默；時機未到，總不肯發表甚麼消息。學者們從古到今，對於「在歷史的演進中，英雄與時勢兩個因素，何者更為重要」一點，迄未能獲得一致的結論。但他們一定不能否認：這位身裁不高但頗結實的喬治亞省人，目前正在掌握着一個籠罩世界大勢途徑的空前機會。他本職生在被目為亞歐兩洲門限的一個地方；而現在又是一個雄視歐亞兩洲的強國的領袖了。

如何保持亞洲的和平，如何重建歐洲發展歐洲，如何處理世界的當前經濟問題及社會問題——這幾方面都必然受到史達林的力量。實際上，戰後一切要受他影響的還不祇這些；上面所舉，祇是其中筆墨大者而已。史達林已成為俄國史中最大一場戰爭的成功領袖，在他本國人和無數別國人的心目中，他是一手把蘇聯造成能夠進行這大規模戰爭的人。因此，他的聲望和政權，均已到了比從前任何時期都更穩固的地位。

史達林的力量與那堅強有力而踏不虛步的美國傳統的早期開拓者，極相近似。是百折不遷的精神，加上膽識，或敏，和先見之明。他每一面作種種未來準備，一面很耐心的等候時機——這或著是他最大的長處。據說：某次他自己曾說過，他喜歡沉靜地觀察他的敵人，而同時很留神地，勤奮地準備復仇。他與他的前任人比較起來，顯然是一個完全異樣的領袖。替他寫傳記的法國人亨利巴布士曾把一般蘇聯勞動者的話寫了下來：「列寧是一個領袖，史達林則是一個操實權者；列寧身材較為高大，但史達林更為剛健有力」。

史達林所以能在政壇上獲得高的地位，便是靠著他自己這些作人的優點，而並非憑藉受過甚麼狗屁形式的教育和訓練，他祇受過有限的學校教育。在歐洲，很多人能操好幾國語言；可是他祇能操俄語和喬治亞語兩種語言而已，但他所具有的各種實用學識，異常豐富；在軍事方面，他實在配稱為一個專家；此外，他並且精通辯證術和革命方法，對於人類的優點弱點有透徹的了解，對俄國民族的體力亦有很清楚的認識。

在史達林一生各個不同時期與他相識的人們，對史達林性格的描述各不相同；但他們一致承認他的頭腦異常敏銳，並具有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某作家說，史達林「有一種用出他全部毅力的願望；宛如運動家用盡他肌肉的力量然」。另一位作家指出他在那各方面勻稱發展的性格說，史達林青年時期，便開始一種有規律的，秩序井然的生活，他每天起身很早，體操，讀書；每閱完一書便將自己的心得一一寫同志述之，俾其享其益」。還有些人們特別指出他的「過人膽量」和「堅強的記憶力」。真的，談到史達林的人，對於史氏能夠吸收關於許多不同學問的詳確智識，而牢記不忘——這種本領，都一再提出，表示欽佩；還實在是史達林智力上的最大過人之處。

史達林的體格，並不如他那屹立如山的性格之堅強。他身材短小，祇有五呎五吋高。少年時本清瘦，現經轉為豐潤。頭髮已白，皮膚略呈黃褐色。雙眼俊美，然內皆稍有贅皮，微笑時忽開忽閉，突突動人。手掌厚有力；左耳上有黑色小痣一顆，左臂比右臂稍瘦弱。

他的私生活和個人習慣，幾乎和百歲老翁無異。他至少已結婚兩次婚；而一般人都

這——但求證實——他在莫斯科又第三次被捕，與卡甘諾維支的妹妹關係了。

外間人對史達林的私生活——他與他子女們在一起是怎樣情形，在那個別墅時是怎樣情形——所知固然很少；即對他在克格勃官邸天照例必須處理的公事是些甚麼，所知亦極有限。祇有少數有極其急迫的事情需要和他接洽的外國使節纔有機會獲得一二。

據著名的戰鬥機設計者亞歷山大耶利甫利夫說，史達林辦公室的陳設，甚為簡單樸素——一間天花板為陰形的寬敞房間，牆壁的一部份嵌了淡色橡木，共有三個窗戶，均開向克格勃廣場。辦公室大門右邊，放著一口玻璃櫥，內陳列前逝世時的兩部遺像；櫥旁則置有烏木框架時鐘一具。櫥看地板上鋪著的一條狹長地毯，可走到史達林的辦公桌前，桌上幾乎擺滿了各種書籍。主人所坐安樂椅的旁邊，有一個小茶几，几上放著好幾架電話機，每架顏色不同，可以立辨別是與何處通話的設備。在一邊的牆下，擺著滿清的一書櫃，那是列甫文案，和蘇維埃及布洛克厚厚百科全書，書櫃的近旁壁上，懸掛有馬克斯及恩格斯二氏的肖像。鄰近則為會議室，壁上滿滿地掛著許多種地圖。

除此以外，關於史氏的私生活和其遺孀的有價等等，我們一無所知了。若有所知，嚴格地說來，亦祇是些道聽途說的揣測無據之談。

這位飽經風塵具有豐富經驗的革命家為爭取政權而化去的時間之長，取得政權時所遭遇的困難之大，祇有不多幾位別的革命者可以與他比擬。俄國歷史上的最大變亂——一九零五年叛亂後俄皇政府對民衆的長期壓迫，革命和內戰的那些大流血的年頭，試行集體計畫和飢饉所給與俄國社會的破壞分裂，以及激進階級時期的政治大變化——史達林由於適逢其時，全都親歷過。這或許是上天有意在降大任於斯人之前，故意予以磨練以苦其身心吧！

史氏以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喬治亞省一個清寒嗜酒的鞋匠家中。「史達林」在俄文中「嚴厲」之義，俄國人姓氏中常有插入「石頭」，「鋼」等字眼以紀念其大事，或資自勵者。

史氏在他長期革命流亡的生涯中，曾屢次化名，亦屢次被人歸以綽號，綽號之多，約以百計，不過他自己最喜歡的一個綽號乃是「科波」。——這是喬治亞一個傳奇——「努努」——中主人公的名字。直到今日，仍有許多喬治亞省人叫他作「科波史達林」，他和拿破崙的身世很相彷彿，似乎是天降斯人，要他適在此時領導一個偉大民族完成它的神聖使命。史氏童年在梯甫里斯神學院——喬治亞省會裏的唯一學術機關——中肄業時，即成為革命者，隨後他取證以革命者的資格為自己所擁的理想苦奮鬥，以致多年過著被放逐，流亡，及困窮的生活。

當他先後被拘禁在各大監獄中時，他不斷地研究經濟學，馬克思學說，文學，又進而學習德文和世界語。由於他被推選為代表出席歷屆秘密舉行的革命會議，他曾用各種非常的方式旅行到芬蘭的塔爾西福斯，到倫敦（一九〇七年五月，用科波化名），到柏林，到維也納。他到維也納是在一九一三年，在那裏他第一次遇見托羅斯基。至於他個人的履歷，有很多事情予以證明，一九零九年他曾被判受刑，要從兩排鐵欄柵托的人中間走過，他手中持了一本書，竟很鎮靜自若地從容走過。

史達林早年革命生涯中最動人的「一個傳奇」，乃是組織黨人打劫梯甫里斯銀行並動用經手的政府存款一事，這兩件事在本世紀開端，實質間動了雙重政制。為他寫傳記的人們，都對他在內戰期中

所擔任的重要工作，特別加以渲染；描寫他如何英勇周密領導軍民保衛蘇里津——即現在的莫斯科林格勒——，能指出他當時與列寧的關係是何等密切，他對列寧是多麼忠誠。

在當時連隨列寧的那班著名左派知識份子中間，史達林顯得默然一無表現。一直有許多年，黨內的同志老是不大看得起他。但是當他們一面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妄想掌握黨的大權，一面嗤笑譏諷這位矮小勤奮的喬治亞省的黨員時，史達林不覺不覺地一步步升到掌權的地位。

史達林在列寧喪葬時發表了一篇演說，其中有一段直到我下還深銘人心：「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命令我們以最高尚純潔的精神去盡黨員的職責。列寧同志啊，我們在你靈前宣誓遵守命令到底！……列寧同志撒手長逝時，吩咐我們保持並加強無產階級的專政，列寧同志啊，我們在你靈前宣誓遵守命令到底！……列寧同志呼吸最後一口氣時，叫我們加強並擴大蘇維埃聯邦的機構，列寧同志啊，我們在你靈前宣誓，遵守命令到底！……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還囑咐我們永遠對共產國際忠誠。列寧同志啊，我們在你靈前宣誓，願奉獻我們的身心從事擴大及增強全世界勞動者的團結——共產國際。」

史達林的政治生涯中，頗有一些前後不相符合的地方。如他在發表過上述的那篇演說的十年後，又決定把這同一共產國際解散了——便是一例。十三年前，他堅決拒絕別人把他與俄國史中的偉人如彼得大帝等人比較。到了現在，他是否仍然強詞不許人們這麼比對研究，已成疑問了。

史達林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在開端時便與彼得大帝十分相似。而且，他不願影響自己的威望和地位與否，完全效法彼得大帝所為，造成了一個人才政治核心，造成了一個在軍事上強有力的俄國，造成了一支龐大的艦隊，又繼承彼得大帝的遺志，繼續為俄國爭取海上的出路。

史達林對於俄國，亦是革命的「養父」和革命的勇敢保護者。最具體地說，是他使革命「奏效」，是他把革命加強了，使其有抵抗一切要消滅革命的內部勢力及外部勢力之力量，他把十九世紀的一種社會哲學和歷代帝皇致俄國於富強的大志結合在一起了，他既使那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發生很大影響的新政治制度建立穩固並長久存在，又把無定形的俄國民族的潛在力量發掘了起來。

我們必須注意，他阻止了俄國革命重新回復俄國舊有的狀態。在過去十年中，蘇聯內部曾經歷過許多大的變動，但始終沒有向後轉的趨向。布爾喬維克黨人早年所提出的土地制度，財產制度，和社會主義，有的已經部分實現，有的還是蘇聯政府負責提倡的基本思想。俄國革命，和俄國在國際間的威權，屢屢地增長，有時以急劇節拍前進，有時則在退步之後再度進展；但二者始終立不搖。

廣義地說，史達林對於現在宣稱和平的新世界究竟有多少貢獻，這與他在歷史上的最後地位一樣，現在尚難測度。後者和前者，都要看今後幾年間世界大事演變的趨勢而定。但史氏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已經是很大了，當世界領袖人物齊集於波茨坦會議重議歐洲的計畫——亦是決定世界歷史的未來途徑——時，他被一致承認為三巨頭中的先驅。

因此，這位一手奠定俄國富強基礎，使它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的人物，除負荷俄國元首的職責外，現在又擔起領導世界的更重大的任務。要於他對國際大勢的旋渦將發生何種影響，全世界人的不久就可確實知曉。

美國的童工問題

吳文格納 著
譯自厄克(PIC)雜誌

童工仍然是美國的一個大問題，兒童應該走回學校去，這批少年人的目的所担任的工作應該讓給退伍的士兵們。中學程度的男女生必須認識教育的價值。

美國有超過三百萬個十四歲至十八歲的兒童，必須把他們現有的職位讓給由戰場歸來的士兵們。這批兒童，大多數是應該回學校去。但是，他們願意這樣作嗎？他們之中有許多正在作着極重要的戰時工作；有許多正在賺着高的工資，比他們和平時期所應得的報酬更高的工資。

儘管戰爭而發生的現象，就是：一般學校中的兒童蜂擁進入工廠。成千萬兒童爲了獲得收入而見，全放棄了學業，因而犧牲了自己的前程。現在他們總發現自己是走進了一條死的胡同！美國教育都爲了援助這些兒童，特地發起「進學校去」運動，並邀請整個社會人士的協助進行。

在美國，童工仍然是美國的一個全國性的嚴重問題，舉例來說：男孩比利，在某新英格蘭木廠內工作。忽然間他所管理的一條木頭的帶輪將他撞入一個正在旋轉的電鋸上，他立刻被捲入鋸的那邊，「轟」的一聲，生命喪失了。在新英格蘭州，比爾工作的那個區域內，勞工公平待遇法案第四款關於危險性工作法，本禁止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到木廠工作。所以比爾的犧牲是違法的，他的喪命是合法的，他的死宛如任何殘忍的謀殺同樣的違法！

比爾的死並不是個例，由於廠家不合法地雇用童工，被雇用的兒童人數和違法僱工兒童中發生意外慘劇的次數，與日俱增，令人震驚。但這種不合法的童工還是整個巨大問題中的一方面而已。

試看一個作燒鐵釘工人的男孩，他每天由下午四時起至午夜，是他的工作時間。他每星期的工資是四十二元，他的父親每星期的收入是六十元，母親三十五元，姊姊十二元；還有一個哥哥在海軍內服役，這個孩子不再精力上學校讀書，乃是必然的結果。在紐約州，限制童童每日工作時間與上課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學期後，始終未獲議會通過，因而上述情形極爲普遍。而且，在另外卅八個州，到處都有放學後繼續工作以致過度疲勞的兒童。

美國的一千萬個十四至十八歲的兒童中間，有三百萬個是在工廠中作工或做半工的。兩這三百萬的兒童中間，有七十萬個年齡在十六歲以下。去年夏間收穫運動期間，參加作工的兒童人數竟超過五百萬。耕種的工作是健壯有力的兒童，爲了要對於獲得勝利有所貢獻，不勝參加的。但工廠萬不是他們工作的地方。

聯邦人力委員會主席麥克納特(Paul Merritt)說：「將兒童放在有生命危險的工作中，或把他們放在某種工作情形下很長的工作時間下，以致他們的體力及智力不復能夠繼續發展，這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種人力浪費。」我們必須勸導兒童回學校去，使他們明白他們必須爲各人的遠大事業作充份準備，所以他們必須多受些教育。

全時，取締雇用童工的法律必需更認真地執行，美國兒童局在一九三九至四〇年間派員視察過的工廠中，有百分之十六是違反了工資及工作時間法案中關於童工的條款，一九四三至四四年間再度視察的結果，發現這種違法的廠家增至百分之四十八，當這種違法事件日益增加時，美國國會反把美國兒童局的經費預算，逐步減少。

當然，有很多種工作是法律所認可的兒童的工作，這些工作不僅合法及合乎需要，而且倘若對

童工問題是極複雜的。從工作時間長短看，這是不會發生童工的。有人指出：羅斯福總統曾說過：要學齡兒童在去年收穫時參加工作以補人力之不足。他確曾說過：可是他也指定各學校應擬定一個計劃使中學生「能夠在學校中分出一些時間，並利用整個暑假，來幫忙農人種植及收割食物；或到臨時工業的廠中工作。」羅斯福還補充說：「這並不是說要學校關門或停辦教育」。

臨時人力委員會曾經規定下列數點俾童工者有所遵循：

- (一) 現有之各種標準必須繼續保持及執行。
- (二) 未及十四歲之兒童不得被雇為工人或學工。
- (三) 十四歲及十五歲兒童之雇用，必須是在無法雇到年齡較長之兒童時行之，但製造工作採礦工作絕對不得雇用。
- (四) 年齡未及十八歲兒童之受雇工作，以無危險性之工作，其性質與彼等年齡與體力相適合的工作為限。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星期不得超過六日（祇在真正急迫需要時可例外）。工資則與担任同類工作之成年人所得者數額相等。
- (五) 年齡未及十六歲之兒童，其在晚上課及課餘工作之時間總和，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
- (六) 在學兒童不得在上課時間內受雇工作，除非是臨時發生緊急需要，實無其他辦法可以應付。在此種情形下，學校應將課程時間表更動，俾學業不致荒蕪。
- (七) 僱用童工者對於學童應無妨礙時，校方應努力聯合力運籌籌劃，嚴格之責任為雙方分內之義務。

童工的問題不是一個可以單靠政府，或學校，或父母所能解決的單純問題。也不是一個修改了現行的法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更不是一個僅靠著執行現有法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童工問題的解決是倚靠我們全體國民，各盡己力的——我們當中誰能與下一代沒有利害的關係？由三十八個宗教家，社會工作者，與教育家所聯同簽署的那個童工宣言書中曾經聲明：童工問題的解決是最重要的一樁社會事業，需要作父母的人，辦工業的人，學校和其他社會機關的齊心協助。

當前的人們由總統而下，個人對於此事都有責任。臨時人力委員會所定，關於兒童福利的各項法規是值得注意的。各機關祇要相助調查，看各方是否遵守規定的標準；確認那些明顯的需要，並斷定現在這問題中有多少是國家之需要，有多少是人們的自私，便能對於此事大有幫助了。它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幫忙：確保最高的標準，合作幫助執行法規。聯邦，各州，及各城市的立法者在這方面亦都可以出力；保障現行的那些標準，在必需時並且提高它們，並撥充足之款項與各執行機關以利進行。

陸軍對於此事亦能夠幫忙而且已經在幫忙了；它們在陸軍各部門內於雇用年齡未及十八歲的兒童，自動地承認並遵守聯邦及各州所頒布之雇工標準。

雇工們能夠協助亦已經在協助了，羅克西德 (Lockheed)，福特 (Ford)，韋斯丁豪斯 (Westinghouse)，及其他公司雇用兒童工作時，都實行了適合兒童體方及不妨礙他們的求學需要的工

作時間。

由於缺乏負責的領導人，發生的困難很多。所以政府已有撥款擴充領導的計畫。而且對於已經

職教練的工作隊伍從一個農場到另一農場工作，供給以交通工具。

學校和辦教育的人能夠而且已經在幫忙解決此問題了。他們改訂了課程與上課時間以適應兒童的特殊需要與協助，上學年初紐澤克城 (在新澤西州) 各中學由於教育家與這種方式合作，和「到學校去」的運動之結果，註冊人數竟超過前學年尾的數字，這種事並是可以無限地重演的。

從普通土壤裏面中選出的斯屈內普安美星，是最新奇，最安全的神藥，即盤尼西林不能治療的疾病，它也奏效如神。

殺菌奇藥：

斯屈內普安美星

譯自八月十八日柯里爾雜誌

美國費城的B先生吃了家旁邊一月麵包房的蛋糕三天後，他開始感覺全身不舒服起來。他時而發冷，時而高熱，醫生們都說是：「傷寒！」但是，年事較長的B先生搖搖他底頭，告訴他們五十年前當他十歲的時候，他曾得過一次嚴重的傷寒，這通常是不會再得第二次的保證。

這一回可不行了。體溫昇高到危險的一百〇五度；於是他被投以第一號奇藥，盤尼西林，三天後又投以第二號奇藥，磺胺環星。兩者都沒有什麼效驗。他一身像中毒般。昏迷不醒，神經錯亂，妄想，不適，腸部出血——全是顯危的症狀。

在這個危急的當兒，醫生把一根管子插在他底臂上，滴了一些雲霧狀的黃褐色液體到他底靜脈管中。在十八小時內，他底體溫由一百〇五度降到九十八度而穩定下來，脈搏由一百一十下降至九十五下；神志也清醒了，在接着的三十六小時中顯有驚人的進步，就好像得重感冒好了一樣——絕不像剛患傷寒纏綿好。

B先生是那個星期中因吃蛋糕而病的六十個人之一，因為有一個傷寒病帶菌者——在麵包房中工作——把病菌散播開來了。

很明顯地B先生病例中神奇不可思議的東西，就是那雲霧狀的黃褐色液體，它底名字對我們是陌生的，叫斯屈內普安美星(Streptomycin)。醫生們知道它極新奇而珍貴，那時候只夠六十個傷寒患者的四個人治療。到第五個病人就不夠用了。然而這些試驗以及其他各處的大醫院和試驗室的相繼試驗指出，這藥品是今年醫學界最重大的發現。

走在時代前面的老太太

前一、二代的老太太們，似曾搗碎生白菜或讓銅幣在潮濕的地窖中發綠樣在傷口上，把發霉的麵包放在牆壁上，並用洋葱和大蒜來防止斑疹傷寒，他們都是走在時代前面的老太太。他們間或誤殺了病人，可是他們底理論是頗為正確的，因為這種奇怪的方藥中含有許多殺死某種其他微生物的微生物。困難就在不能從培養出的微生物中除去不要的來。

因為二年前盤尼西林震動了醫學界，差不多美國的每一位細菌學家和每一家私人實驗室都在尋求另一種殺菌良藥，比較溫和地治療盤尼西林不能奏效的疾病。這些病不是慢性的抑鬱症，而是立致人死的結核，霍亂，赤痢，傷寒，癩風，浪熱，土拉倫斯菌病，及沙門氏食物中毒。

在接續的令人興奮的研究中，由細菌和黴菌中游離出八十五種以上的單質並加試驗：它們底名字都極稀奇古怪，譬如：格蘭馬西亭(Griseofulvin)，克拉凡星(Clavacin)，格里阿托克星(Gliotoxin)，帕都林(Patalin)，泰羅萊來星(Tyrolthrin)，斯屈內普安美星(Streptomycin)等。他們大多因藥性太弱或太毒而捨棄。

細菌學家們都束手無策的時候，第一流的土壤專家，新勃羅威克的新西爾萊農業試驗站魏恩曼

博士(Dr. Peter August A. Westman)，曾將他們一種他於二十九年實作土壤實驗時，發現一種新的驚人殺菌物。他叫它做斯屈內普安美星。實驗工作乃馬上展開，三月內——醫學界無分晝夜的三月內——細菌學家預料這藥物將如盤尼西林一般偉大。

這是一年前的事。歲月就消歸在尋常這種勞心而費力的實驗階段。靠了聯邦基金會，許多斯屈內普安美星，裝運到美國臨床試驗所(Mayo Clinic)，明尼蘇達大學，費城的麥基醫院，帕雷斯比霍安醫院，曼星納地醫院，及加利福尼亞大學，使這種藥品可以在許多試管中試驗，並於用在人身上以前，先在許多動物身中試驗。

因為盤尼西林，殺菌生所稱格氏陽性的細菌力強，殺格氏陰性的細菌力通常較弱，所以斯屈內普安美星最初用後者試驗。老鼠，注射了致命的沙門氏食物中毒和赤痢菌，立即顯出奄奄待斃的樣子，而連續的投以斯屈內普安美星以後能完全復原了。得梅毒病如傷寒，土拉倫斯菌病，鼠熱，及結核的小貓和豚鼠，也有同樣的實驗結果。斯屈內普安美星新治的動物都百分之百地復原了，而沒有醫治的那些都先後死亡。同樣地，致命的肺炎菌——對磺胺類藥物和盤尼西林的抵抗力極強——曾讓斯屈內普安美星時，都相繼斃命。

下一步工作就是來同樣的治療人類。這是毫無前例的創舉；現在還沒人知道斯屈內普安美星到底是什麼，安全的劑量是多少，或是應該口服呢，肌肉注射呢，還是滴到血管中去。然而，盤尼西林療法已留下某種借鏡之處，因此斯屈內普安美星實驗者能於六月內得到臨

床試驗的結果，而此種結果盤尼西林專家花了二年才獲得。最重要的結果是人很容易承受這種強烈的藥劑。就是二十四小時內藥量達四百萬單位，也不產生少量磺胺治療引起的高度毒性。並且，它不妨礙血流和尿路，沒有凝積效應，因它能很快地排泄出來。熱不會使它失效，且不易分解。

瞻望前程

如今每天都有戲劇性的例證加到斯屈內普安美星的驚人紀錄上。從來沒有抑止過的土拉倫斯菌突然地在曼星納地制住了；傷寒，鼠熱，赤痢和強頑的克勒氏桿菌肺炎都在美俄臨床試驗所霍然而愈。現在進行的結核病治療可在六月後獲得結果，結核病因係慢性的。美俄底層醫生們報告在十六隻豚鼠試驗中，斯屈內普安美星具有驚人的抑制效能，能根除所有動物中的桿菌。

同時，腺鼠疫和癩癩病也在加利福尼亞實驗，所以軍醫們可以帶這些藥到歐洲去了。傷寒實驗的結果指出斯屈內普安美星可用在傷寒區域防止傳染，正如阿的平之能防止瘧疾一樣。

斯屈內普安美星是從全球各處都有的土壤細菌中提出來的。這一罐子的濕潤泥土，它發出的氣味就表示其中有放線菌的移植菌。在一個試驗室用的燒杯中，放一些滋養的肉湯，和掘得的放線菌養上十天；就在棉花心木色液體生白色絨毛狀菌的時候，這些微生物便毫無地產生了磁道斯屈內普安美星。

如同近時製造盤尼西林一樣，把燒瓶增為大缸，就有足夠的斯屈內普安美星供各項用途了——軍用及民用。現在美國有二十三家私人試驗所從事製造。英國和蘇聯的試驗所也有同樣的活動。

醫學界人士以複雜的心情來看這最新奇的神藥，一面慶賀它是人類的恩惠，一面他們又有幾分擔心魏思曼博士半嚴肅性的預言，他說有一天這奇藥會打破了天生底飯碗。是酸的盤尼西林和是有機鹽的斯屈內普安美星，魏思曼博士以為，他們最後可以化合成一種鹽類，這種藥對各種疾病都極為有效，而疾病的診斷似將成爲不必要的了，因此醫學學校的許多課程也可廢除。

這種鹽，「斯屈內普安美星盤尼西林」(Penicillin Streptomycin)將是一種家庭藥片，可治療任何及所有傳染疾病——盤尼西林不能治療的，斯屈內普安美星可奏效如神。